那人 那事 那文

——写在小南岳文学社成立四十周年

金从华

转眼“小南岳文学社”已走过四十个年头，我很佩服那些记忆力好的人，四十年的往事都能浮现在眼前，而我作为“小南岳”的亲历者，却大多都忘却了，抑或是大脑内层太小的缘故。

我生在农村，祖辈农民，从未想过要玩文学，但有些事可能就是命中注定。

上学那会儿，邻座同学包书纸是一张报纸，而那报纸上有个作者叫“金炳华”，写的什么我忘了。好奇心让我与邻座闹出了点动静，老师把报纸没收去了，数落了什么我忘了，但那句“金炳华，金从华，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戳到了我的心里，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想“玩玩”文学。

于是，我把天真的想法变成愚蠢的行动，其结果也是意料之中，文字没有变成铅字，却荒废了学业。但潜意识中那股倔劲还在：那就留着自己玩呗！

绝对是活猫碰到死耗子，1983年春《上海青年报》举办的一个征文活动，我的拙作居然获了个小奖，我不敢相信，很多人也不愿相信。

谢明信了，骑车跑到霍山二中要看报纸，拿着报纸，谢明脸上漾起两个酒窝，我要“玩玩”文学的信心就是从那一刻坚定的。

“小南岳”的成立也很偶然，九个懵懂的青年在文化馆西厢房，在书圣老馆长的提议下，连手都没有举，文学社就成立了，也许是天意，我记得那天是1984年“九九老人节”，预示着“小南岳”将天长地久。

“小南岳”为文学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两个专版”(刊发于《安徽日报》、《皖西报》)之后，引来省内外的一些知名作家、编辑。

许辉老师(后来的安徽省作协主席)也是那时在霍山与我不期而遇的，他在霍山采风时脚被磨破了，上客车时还是我帮他背上去的，他在散文《六安三日》(刊于《皖西报》)中特意说“感谢六安小伙子”背他上车。诗人刘祖慈也来霍山了，与诗人觥筹交错，不亦快哉，只是我那晚酒大了，酒话连篇，诗人当晚写下组诗《拔牙三章》，后来在省城见到诗人，诗人居然说他的《拔牙三章》是受了我的“酒话”启发。1988年盛夏散文家江流先生来了，他在一篇题为《盛夏赏小荷》中提到谢明、张宏雷和我，唉呀，能被大师提及，那是何等荣幸啊。

方雨瑞那时已是省内外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但与我们却是无话不谈的哥们。夏日的夜晚，他骑着摩托来到我宿舍(外面办公里面睡觉的那种)，那晚九点多我正和谢明“侃”文学，见方兄深夜来访，甚是高兴。朋友来了有好酒，我房间正好有一瓶佛子岭大曲，可竟然找不出三个杯子，最后我只能用漱口杯子，一斤酒我和方兄一人一半，一包烟我和方兄一人十根，一袋铁瓜子，我和方兄一半，谢明一半(那时谢明还是个不抽烟不喝酒的奶油小生)，最后瓜子吃完酒也喝完了，方兄打趣道：瓜子就酒，越喝越有。

不多日，估计是方兄酒瘾又发了，他骑着电驴子又来了，那晚他是和谢明、达勇(文学社早期会员)一起来的，可我那晚酒已喝大了，房间的灯亮着，他们从窗户看到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担心会出事，便一边不停地呼叫，一边不停地拍打门窗，等到找来菜刀把门撬开，见我脸色红润，呼吸匀称才放下心。那夜酒自然是没有喝成。最后还是方兄调侃了一句：我们三个人可是见证了你的“生死”。

那时候我们之于文学，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我在一篇小文写到，搞文学要“一不怕苦，二不怕丑”。那时我们经常向大报大刊投稿，当然基本都石沉大海，不过也有欣慰的时候，谢明、宏雷和我三人的诗歌都多次在《诗歌报》上登过，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要知道那时候“盘”《诗歌报》比“盘”《安徽青年报》可难多了，就是北岛、舒婷、海子们也不是想上就上的。不怕丑的精神还表现在我们经常带着稿子去编辑部，有时让编辑老师讲得脊梁沟子冒冷汗，但细细一想又获益匪浅。我和谢明等也成了徐航(《皖西日报》编辑)、严成志(《诗歌报》编辑)、方雨瑞、罗会祥等老师家的常客，能有今天的成绩，全是几位老师的抬爱，以至于后来“玩”得很自信，“玩”到北京去了，文学社被全国总工会评为“中华读书自学成才”先进集体，吴南江被评为全国积极分子。

由于文学社影响力不断扩大，我们也经常参加一些采风、讲座、改稿会等活动，让我们开阔了眼界。1992年8月1日，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但没有买到火车票，在合肥站候车厅溜达时，见谢明提个箱子过来了，巧了，他也去北京开会，他有张卧铺票，可能是“二不怕丑”的精神使然，我买了张站台票混上卧铺车厢，我只能隐匿在谢明铺位外的椅子上。

我和谢明说，这次我能见到大诗人叶文福，谢明先是羡慕，随即朗诵了诗人的名篇力作《将军，你不能这么做》，他那神情只有痴迷文学的人才能够流露出来。那次会议我还认识了《人民日报》社编辑徐怀谦，后来和他就有了书信来往，他出版的书，每次都给我寄，他的语言犀利、幽默、精妙、睿智，不愧北大的高材生，而他则说“没事，写着玩”。唉呀，不想大作家也把对文学的爱称为“玩”。2011年冬再次见到他时，他的身体不是很好，他说他女儿准备出一本书，到时请我写个序，我当时怀疑自己听错了。他又笑着说，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就是写着玩的。我至今不明白他说的“玩”，是指我的还是指他女儿的。2012年8月22号，著名杂文家徐怀谦先生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4岁，据朋友说他是前一天才拿到她女儿新书《花开的声音》，而他却永远地“悄无声息”了。我忽然想起他寄给我的一本书扉页上写着：静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我不敢再想了。

徐怀谦的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也悲伤了很长时间，看来文学不是随便“玩”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玩”的，我以为应该像徐怀谦先生那样，要从“小我”走向“大我”，作家是有良知的，是有社会责任的。

四十不惑。“小南岳”诞生在沙漠地带，欣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绿洲，一群懵懂的青年开始崭露头角，一篇篇作品变成铅字；可喜的是在以后二十多年里又长满了灌木，吴南江、张宏雷等等一大批实力派作家正在茁壮成长；可贺的是近年来出现这样的现象：谢鑫著作不再等身，而是他无论如何也担不动了，且全是畅销书，已成为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入选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榜，两度获得“当当影响力作家”称号；沈俊峰已成为国家一级作家，作品数次获国家级大奖，单凭一部长篇小说《桂花王》就赢得大把的人气，目前《桂花王》正在搬上影视，不久的将来将会产生更大的共鸣；谢明从“小打小闹”到“获奖专业户”，作品青春、清新、亲民，又透着儒雅、深邃、哲思，凭借实力获得全国“散文十佳”，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三棵大树，迎风招展，引领风骚，引以为傲。

2022年9月，霍山县作家协会正式成立，这给霍山的文学创作带来又一个春天，首任主席俞亮信心百倍，豪情满怀，硕果挂枝。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有风雨也有晴。那人、那事、那文已是过眼云烟，但四十年的“小南岳”依然焕发着青春，她是一块里程碑，更是一块丰碑。

久别重逢话诗文

李金生

早在20年前，也就是2004年3月，霍山县正处于百花绽放、茗茶飘香的美好季节，我风尘仆仆地来到霍山县，住进文峰饭店。

一天下午，室外突然传来阵阵清脆悦耳的二胡声，于是痴迷胡琴的我顺着悠扬的琴声找到张贵新酒店，进门得见店老板正聚精会神地演奏二胡。见我进门，他立马放下二胡，搬来椅子让我坐下，随后给我泡了一杯新茶。店老板的待客之道，彬彬有礼，无微不至，使我有宾至如归之感。

我对店主说，我是寿县人，每年春茶上市，我都要来采购新茶，今天是你的琴声把我引到这里来的。老板一听，笑着回话道：“真巧，我也是寿县人，您喜欢听琴，那一定也是二胡演奏的行家吧，请您演奏一曲《二泉映月》，好让我也长长见识。”“好，那我们交流一下吧。”我接过二胡转动几下琴弦，调准音位便开弓演奏。大约三分钟，酒店里来了20多位听琴的人，我一鼓作气演奏了《二泉映月》全曲，赢得热烈的掌声，我也由衷地高兴。

当我应邀走进老板的书房，更加清楚地见识到，这位老乡不仅是音乐爱好者，也是一位书法艺术爱好者。书桌上摆满他书写的书法作品，还有多位名家字帖，可见他在书法艺术方面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待我起身要走时，他说：“我让家属给您做了家乡口味的晚餐，您就在这吃过晚饭再走吧。”老乡深情挽留，让我欣喜，便吃了丰盛的晚饭才回到住所。

花开花落，转眼一年过去了，又迎来新茶上市。当我再次到霍山，兴致勃勃地来到张贵新酒店，却见酒店换了店主。新老板说张贵新原是语文教师，又精通音乐书法艺术，当地政府和学校请他回校当教师了。我听后，没精打采地回到住处。时光如白驹过隙，悄悄从我身边溜走20年之久，我与张贵新也没能再见面，而他的人品在我的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某日，不小心左腿触到地面，筋骨受到伤痛，在家养了五个月未出门，我的精神世界一下崩塌了，每天坐在家里闷闷不乐，只好在电视机前打发寂寞时光。有天正当我收看电视剧时，突然响起咚咚的敲门声，开门一看，站在我面前的竟是阔别20多年的张贵新，真是意外惊喜。我急忙把他请进客厅。

一杯浓茶后，张贵新就滔滔不绝地说道，他从霍山一回到老家，就开办了语文复习班和书法艺术班，20年来为家乡培养不少青少年书法人才。接着他又娓娓说到：最近我们亲朋好友聚餐时，无意中在抖音里，看到您老的文章及诗词。我告诉他们此人是我的好朋友，大家一听都兴奋起来，有的说“我在《新安晚报》看过他的文章”，有的说“我在《安徽日报》看过对他的报道”，还有的说“我在《皖西日报》看过他多篇文章”。大家一致要我找到你，登门“采访”，把你的写作经验、对写抖音的取材及诗词中的内涵作一次深刻解读，这也是算我在教学前的备课。

张贵新对我的过誉和他自谦之谈，我实在愧不敢当，但我可以谈谈诗词中所表达的内涵。这首小诗共四句：“万众欢歌冲云霄，艺海群凤架金桥，中华儿女多奇志，风流人物看今朝。”

首句“万众欢歌冲云霄”，是指我国在大型的节日万民欢歌、声声表达的是党对人民做出的丰功伟绩，人民把党的恩情比作生我养我的母亲。当我说到这，张贵新说：“情真意切，血浓于水。”

第二句“艺海群凤架金桥”，我把抖音看成是国家为老百姓设置的自由发声、施展才华、扬善遣恶、经验健身等等综合性艺术平台，我称之为“浩瀚的艺术之海”。我把艺海中出现的美女比作一群金色的凤凰，在美如仙境的祖国大好河山里翩翩起舞，她们用鲜花和金色羽毛跟世界人民架起一座友谊的“金桥”。美女们把嘹亮歌声、优美舞姿、以及真善美献给世界人民。张贵新高兴地说，我要把这段原话一字不漏地告诉爱上抖音的姐妹们。

第三句“中华儿女多奇志”，是表达我国在改革开放创新的决策中，培养造就出千千万万高科技人才，他们在高铁、军工、汽车、航天等各个领域都做出巨大的贡献，使中国逐渐走向富强。中国迅速发展和崛起，犹如一颗太空中闪闪发光的巨星，令世人刮目相看。因此，诗词的最后一句“风流人物看今朝”，就是表达我对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为国为民屡建功的众位英雄和劳动模范的敬佩，他们是今朝当之无愧的“风流人物”。

我作为83岁的耄耋老人，兴奋地告诉张新贵：“你在抖音中看到我的文章和诗词，书写了四幅条屏。在我的眼里，这四幅条屏，不仅是名副其实的书法家墨宝，更是千金难买的真情。”全家人陪他共进午餐后，告别时，我请张贵新向他家属带上一句话：老李没有忘记20年前她为我做的家乡美味晚餐哦。

文学之“爱”的奔赴

郑 策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早早勾动春心的，有时并非因为窗外盛放的桃李，或许就是纯粹的“热爱”：所有来自春天的美好，都在涌动着暖意、传递着爱的讯息。在这最美的人间四月天，双休的两日里，我有幸与“春天”来了一次特殊的“约会”，进行着热烈而难忘的文学之“爱”的奔赴。

“花果小镇”下符桥，位于霍山县城东北约13公里，素称“霍山北大门”。1949年前105国道没有修建，霍山居民所购买的物资大部分通过两条途径运往霍山，一是沿东淠河用船只运输，另一就是人工从六安担运，而下符桥镇是必经之地，一直以来经济发达。我以前也曾多次去过，但这次去的意义更为特殊，有幸应市作协之邀，与一帮文艺家朋友同去下符桥“见山遇水”。

尽地主之谊，市作协主席金从华亲自在下符桥迎候我们，带领着依次参观三尖铺红色旅游文化中心、见山遇水民宿、水美乡村项目、大垅台遗址、袁隆平产学研基地、多彩月季园、霍山窑陶瓷研究所等多处景观。

见山遇水处，上下符桥中。没有想到，小小的下符桥，真是令人眼界大开，我们在山水间徜徉，在田园间拾趣，在花墙前流连，在陶瓦前沉思……每一处景观，既见乡土的纯朴，又显乡镇的巧思；景可入图画，情能行美文。

下符桥，有桥便有水，有水便有船，有船便有舵，有舵就有掌舵人。此次行游下符桥，最激动的就是上了“金主席的船”，漫漂水上。

竹筏缓缓地漂流在熊家河的绿水里，云在青山水中天，我感觉自己就是在画中游——蔚蓝的天宇、澄澈的河水、碧绿的堤岸、夹岸的缤纷。朋友圈里有文友即兴的小诗：坐在竹筏上//泛着春困//将脑袋撑在遮阳伞上//闭着眼睛//聆听河水轻轻流动的声音//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抬眼便瞧见遥遥相对的圣人山//和两堤依水的水杉野花……“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青山绿水，摇荡诗人心旌，古今文人，都有着相似的情思！

忽然有水珠溅落，金主席“童心不泯”，“掌舵人”掬一捧清水，洒向筏上乘客，引来一阵欢快的笑声。我觉得这已经不再是一次普通的“船行”了，这是“文学的船行”，这是前辈对后行的引领与启悟。缘起于对文学的热爱，我们在金主席的“保驾护航”下，踏上了一条驶向美好、驶向未来的“方舟”。

文学之“爱”始于故土。周日的上午，主题为“星火石库门‘阅’进大别山”的读书日活动，在市图书馆举行。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就是邀请到中作协副主席徐贵祥，回到家乡为一众读者作《在阅读中成长》的主题讲座。

徐贵祥主席是六安叶集人，他的讲座围绕新书《老街书楼》创作起因而展开，有他的成长经历、军旅生涯、读书体会、写作经验等分享，其中最为浓烈的就是他的故乡情结。

徐贵祥说，他曾应约为家乡的媒体“文学里念故乡”栏目，写了一篇叫作《我的红楼和红楼一角》的文章，文中写到：我的幸运在于，我有两个故乡，梦幻中的姚李老街的红楼一角和真实的洪集老街的红顶小楼，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

故乡原风景，故乡的人和事，是滋养徐贵祥文学创作的肥沃土壤，又何尝不是我们所有热爱文学的人，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相对于六安来说，我是个外乡人；相对于徐贵祥主席来说，我是个写作的初学者，但我们对故乡的热爱是相同的，故乡都是我们“创作的宝藏”。

我的故乡也经常出现在笔端，那里有祖先的庐墓，有慈祥的老人，有儿时的伙伴，有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我也有跟他一样的认知，那来自幼时故乡的记忆，在我的世界里永远鲜活，色香味声形一应俱全，是创作者随身携带的“素材库”。我会时常翻捡记忆里故乡的点滴，然后用自己的粗浅文字，饱蘸着深情，把那些记忆里活生生的人和事，以及他们的幸福、快乐，他们的哀愁、苦痛，都记录下来，呈现在纸上，希望记忆里故乡的一切，都能永远留存，永远在时间长河里流淌。

听徐贵祥主席的讲座，我听懂了他对故乡的解读：故乡有两重，一重是具象的，现实的存在；另一重是抽象的，精神的存在。具象的故乡，我们可以乘车抵达，而那抽象的故乡，我们又该如何归返呢？

文字，文学，包括一切的艺术，都是一种表达，都是可以归返“精神故乡”的桥梁，它可以与时间抗衡，留存住你我的“精神故乡”，挽留住那些曾经路过你生命的亲人、朋友，记录你生命中邂逅的美好与温暖，为我们短暂人生的悲凉底色增加些暖意，让活着值得！

幽芳的香樟花

严仍江

周六清晨，去生化楼监考。路过主教楼东与实验楼之间的一片茂密绿林时，一簇簇的大学生都聚在这儿晨读。我侧身而过，空气中氤氲着浓浓的花香。这是我熟悉而又喜欢的槐蜜香。

寻觅着花香的来处，我的目光停留到教学主楼东南角树丛中的一株槐树的巨冠繁花上。满树雪白细碎的槐花，如同一位清新脱俗的少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冰清玉洁。满目碎玉千般俏，一树槐花百步香。这甜蜜的槐花馨香不仅引来众多蜜蜂嗡嗡采花，引来鸟儿在花枝间跳来跳去唧唧私语，也引来众多大学生早早地在这花前树下惦惦晨读。

我也被感染了，八点监考，还有半个小时呢。索性打开手机，选好视角，慢拍起来。说是慢拍槐花，倒不如说是招牌幌子，毕竟那么多学子在树下苦读，我若在此纯粹地消受这槐花之芳香，只怕面对“师范”二字而汗颜。

考试结束，沿着主楼前西行，没走几步，阵阵浓郁的果香再次袭来。寻香来处，在主楼前一株更大的槐树鹤立群芳，满树的槐花，满树的香雪，被巨大的树干高高地擎在半空。似玉如冰驻碧空，学子一睹半遮瞳。

安大老校区，树木繁多。暮春季节，一片绿海，闻香识槐，是认识槐树的最佳时期。两株巨槐，满树芳菲，因有小雨拍打，落英缤纷，但甜蜜的芬芳满溢、荡漾，“槐里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

在古代，槐花被视为吉祥的象征，人们相信它具有安家保宅、多福多寿的神奇魔力。同时，槐花也与古代三公九卿之位相关联，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槐花在科举考试时代象征着功名，常以槐指代科考。

苏轼在《和董传留别》中说“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苏轼不说董传没有出路，而说他只是不想和那些暮气沉沉的老头们为伍，所以勉强去考一下科举。这里的“踏槐花”与“槐花黄，举子忙”都是指科考。槐花黄了，举子们赶考的时间到了。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见到的槐花不都是洁白如玉的么，这里的槐花怎么又“黄”了呢？其实，我们通常见到的都是洋槐。它的花色洁白，有沁人心脾的甜香，在中国只有近百年的种植历史。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槐”指的都是国槐，树型高大，花期在夏末，花为淡黄色。花可烹调食用，也是重要的蜜源。陆游的“槐花落尽桐阴薄，时有残蝉一两声。”唐代杜荀鹤的“客路客路何悠悠，蝉声向背槐花愁。”指的都是国槐。

生活中，闻香识槐，不失为一种识别植物的好方法。学习中，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作品认识作者。因为，作品就是他努力绽放的花；我们也可以听闻一个人的口碑来认识这个人。因为一个优雅的人，留下的口碑又何尝不是缕缕馨香呢！

闻香识槐

李开琥

一直都没有留意香樟开花，一直不知她是那样静悄悄地开！

谷雨前两天的夜晚，我去小区对面的博亚广场溜达。几群舞者已经离散——我总是在广场安静时才出来。刚迈上广场台阶，便有幽香从广场净空飘来扑入鼻孔，丝丝缕缕，似有似无。这香气儿哪里来的？那边的月季正艳，我便走过去验证，结果香型对不上。广场所植花草树木我熟悉，猜测那香味儿许是从广场处处婆娑的香樟树上透出的。于是，我便用手机的手电向身边的一棵照去。果然，是她！但见无数陈枝上各自手掌一样向外长出一支支嫩黄的新枝，枝上都有五六支互生的花柱，细细的柱头弱弱地、怯怯地、静静地开着花或准备开。那花儿，六角形、米粒大小，非白非黄，吃力地向外渗着母体无尽的香，悄无声息地妆扮暮春迎接初夏。

这花儿在此时开放令人不得其解。在十余天前，香樟树已经开始新陈代谢，绽放生命的又一奇彩！在人们不经意间，完成使命的老叶子开始变得红黄红黄的，次第变幻，点缀在母体的绿衣上，焕发出生命最后的光彩，落在地上形成美丽的风景，没有一点令人哀婉和伤感之意。盛夏、秋冬、初春香樟树树碧绿芳香，给大地给人们带来绿意、带来绿荫、带来希望。只在暮春时节万木葱绿时，她才精彩地完成新老交替，悄悄的，不落痕迹，以至于我一直以为香樟是常绿乔木不落叶子。香樟树落叶时间太恰当了，落叶方式太巧了，落叶姿态太美了！在我们江淮之间，一般认为，落叶之时正是树木花草枯萎之时、休眠之时，没想到香樟树落叶之时竟是她发出新枝滋长之时、繁花吐芳之时。生死同至，新旧同美，唯有香樟！

为了看清香樟树开花的姿态，第二日清晨我再次来到广场。在清新的空气中，樟花香似乎比昨晚浓一些，被鼻子锁着也就逃脱不了。在晨光中，一树树香樟如淡妆停当的美人静默，一齐散发幽香，整个广场和四周都浸泡其中。每棵树上，新发的黄绿的嫩枝擎着一簇簇淡黄的碎花都在努力地吐芳。这些嫩枝和小花裹在稠密的树叶外层，让母体变得比往日任何时候都显得鲜亮俏丽娇嫩。

这些花因为细小，根本不会增加母体的负担，使母体变形，不似月季那般硕大厚实压得母体整天弯着腰，自我灿烂母体遭罪；因为细碎又是淡黄色，像满天星似的与新叶在一起，不似广玉兰花大白鸽似地蹲在树上炫耀，也不似一串串洁白的洋槐花骄傲地在枝头招摇。樟花既不像四月杜鹃和五月石榴，只有艳丽的姿色却没有引人的芬芳；也不像秋日桂花和夏日栀子花，虽然花香四溢，但是有些太甜腻。樟花就是樟花，不骄不躁，不馁细小，甘于寂静，努力奉献使人舒适的美好。实在累了，他们就会随着夜雨落到地面与还在零落的老叶一起美丽地睡去。

今夜，这静静开花的香樟树，仍在幽幽地吐芳。

醒春

严 乐

高少军 摄

总要来一趟霍山吧，呼吸温柔的风，感受真切的绿，在诗意的春。

从未到过霍山，这里的一切于我似是醒着的梦一般。绿意拥簇着小道、一步一回头的花香令人遐想、田野里突然出现的两棵大树紧紧依偎，毫无秋之清冷萧零。同行的老师说，“你的这双靴子要多踏些乡村的泥土，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会更好！”笑罢转身，我默默聆听，乡野的呼唤。

许是在城中久待，我说不出草地里各种花与树的名字、植物的用途、叶子毛茸茸的特点，但大家对它们却是了如指掌的。初次相识，我只想起那句遥远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古，就有不少文人墨客诚实的热爱着大自然，乡野中，一餐一味总是充满了对生活本源的追求，山珍、海味各有其诱人特色。曾经我读不懂陶渊明的达观洒脱，自认为人是离不开社会环境的。但看那一颗颗“旅居”的樱桃挂在树梢含羞、柳条弯腰自赏、十五亩月季多姿绽放的画面，我意识到，要想认识真实的自己，必须放下虚荣、回归本我。将自己置身于这一方天地，隐秘在浩瀚星河，这一刻，高昂的云朵的脸也成了挂满笑容的棉。这是自然的魅力，无需语言交流，风吹草动自得其乐。所以，其实《归园田居》中的理想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我们每次亲近自然的瞬间。

最令我动容的是英雄的墓碑。沉闷的黑色大理石板上清楚地记载着每一位捐躯的战士姓名，冗长震撼。一笔一画似会发光，汇聚成他们短暂一生的缩影，展馆里一封家书更是让人忍不住屏息回想，那段光荣的岁月、残酷的战争、流血的士兵、红色老区的由来。

总要来一趟霍山吧，瞻仰故人的身影、在布满露珠的草坪奔跑、领略圣人河粼粼波纹、泛竹舟逆流而上。游走于山水之间，听一听花涧鸟鸣、和伙伴们“同舟共济”；穿行在“绿野仙踪”林，跟随精灵的指引，被绿意包围，让宁静的空气穿透心脏。

所以，春天来临时，最好的回应就是走走看看。这世界，每天更换着不同底色的胶片，喜悦富足只是我们拼命想留下的瞬间。想得千头万绪倒不如背起行囊，拍起掌，让烦恼随清冽的河水流淌，让心中的追求带领我们奔赴远方。

醒一醒，春天正在来临。

吃椰子鸡火锅

王 健

中午，我们前往一家粤菜饭店用餐。饭店门头“润园四季椰子鸡火锅”几个字不停地闪烁着，迎宾小姐礼貌地把我们引入店内，店里通道的两边，白色长方形火锅桌、米黄色藤椅，金黄的灯光特别柔和，温馨雅致。

我们点了竹笙椰子鸡、珍珠小马蹄、鲜爽虾滑、时蔬双拼、莲藕片和腊味煲饭。随后，到自助调料台配调料，我在碗里倒入沙姜、生抽、陈醋、芫荽、蒜泥、小米椒，再将小青橘的汁挤进调料里，还拿了一些圣女果。大家根据各自口味调好调料后，便开始边聊天边等待。

不一会儿，服务生将菜品一一端上，点着火锅，把椰条和鸡块倒进锅里，盖上锅盖；又拿出一个扁平的沙漏放在桌上，对我们说：“等三个沙漏里的沙全部漏到下面，椰子鸡就煮熟可以吃了。”

我好奇地盯着细沙从上面漏到下面，留意上面的内容：“沙漏的沙子就是朋友之间美好的回忆，沙子洒落的过程也是回忆朋友之间美好的片段。沙漏象征着爱情、友谊和幸福彼此要永远幸福，永远珍惜对方……”看完这些文字，大约过了6分钟，细沙全部漏完，火锅里已经沸腾，一股清香扑鼻而来。掀开锅盖，微黄的鸡块、乳白的椰条、指甲大的小马蹄映入眼帘，让我食欲大增。

我顾不得斯文，拿起漏勺，捞起鸡块和小马蹄放入调料中，鸡肉香而不腻，小马蹄甜美松软多汁，好一个南方味道！接着，我舀一勺沸汤在碗里，徐徐吹走热气，轻轻抿上一口，香醇清甜爽口，再大喝一口，那汤汁熨得五脏六腑服服帖帖，无比舒坦。

我们边吃边聊，不知不觉中，一大锅食物已被消灭得所剩无几，又加份椰子汁，等汤翻滚后，将鲜爽虾滑下进去，几分钟后又放进时鲜蔬菜。不一会汤沸，那虾滑色泽诱人，入口鲜嫩爽滑，弹性十足，吃着菜、喝着汤，肚子撑得鼓鼓的。环视一周，座无虚席，大家都尽心地品尝，低声谈笑，没有老家饭局的攀酒和大声喧哗。还有几个来迟的客人在耐心地等待。一会儿腊味煲饭上来了，那深红的腊肠、金黄酥脆的锅巴，诱得我又吃了半碗，撑得实在吃不下了。

广东湿气重，人们常通过煲汤驱赶湿气。椰子鸡具有益气生津、补肾健脑、补血养神、清热补虚、滋润肌肤、排毒养颜之功效，深受大众喜爱。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就有2200多家椰子鸡火锅店，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生意十分火爆，许多家火锅店需要提前预订。椰子鸡火锅独特的味道，让我唇齿留香，难以忘怀。